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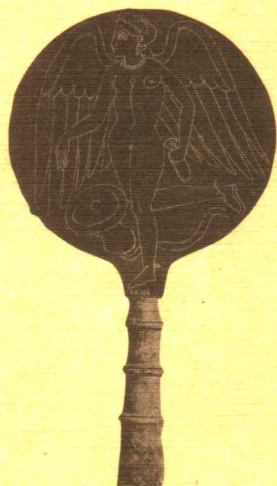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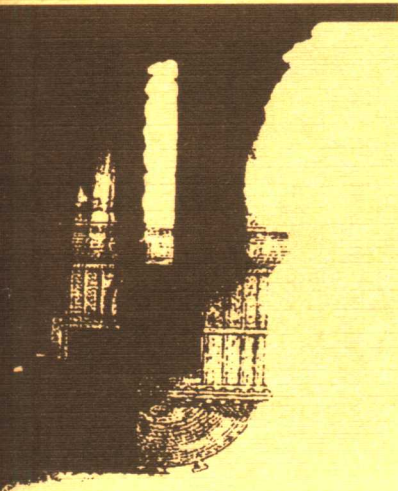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 主编 许钧

HISTOIRE DU MIROIR

镜像的历史

[法]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 著
周行 译



不要小看镜子
它一诞生就创造了新的空间
不要美化镜子
它镜像变幻，扰乱人的视野

它能展现世界，也能扭曲和隐藏某些部分
你注视着镜子，而镜像操控着你的意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镜像的历史

[法]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 著
周 行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Histoire du Miroir

by Sabine Melchior-Bonnet

© Éditions IMAGO,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13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像的历史/(法)梅尔基奥尔-博奈著;周行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2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ISBN 7-5633-5799-8

I. 镜… II. ①梅…②周… III. 镜-历史-世界-通俗
读物 IV. TS959.7-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71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邮政编码:102612)

开本: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8.125 字数:160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6 000 定价: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作者简介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法国著名作家、史学家，法兰西学院研究员。著有《婚姻的历史》、《通奸的历史》等。

内容简介

镜子曾经昂贵和珍奇至极。从模糊的金属镜子到玻璃镜子经过了漫长的时期。今天，镜子跟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已经成了寻常之物。

古人视镜子为具有神力的器物，因为镜像给了人们巨大的想像空间。我们无法知道第一个照镜子的人的惊恐和迷惑。但人们从镜像中认识了自身的形象，有了自我的意识；更超越了有形，获得无形的观念。镜子的反射特性使人能够透视世界，不过，镜像是模仿而不是原原本本地反映事物的原样，映出的是一个十分相似但略有区别的影子。由此，镜像揭露出真实世界外的另一个虚幻的世界，使镜子成为一种谜一般的能产生异像的人类自我认知的途径。

作者在书中穿插了科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历史与思考，思索着人与镜像之间的矛盾冲突，思索着各个时代中，从镜像中衍生的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男人与女人、自我与影子之间错综复杂的哲学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多重关联。论说清晰，趣味无穷。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 | | |
|-------|--------------------|
| 书籍的历史 | [法]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 著 |
| 流浪的历史 | [法] 若兹·库贝洛 著 |
| 西方媒介史 | [法] 让-诺埃尔·让纳内 著 |
| 洗浴的历史 | [法] 乔治·维伽雷罗 著 |
| 镜像的历史 | [法]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 著 |
| 魔鬼的历史 | [法] 罗贝尔·穆尚布莱 著 |

策 划：陈 丰
责任编辑：王 强
装帧设计：蔡立国
制 作：于 宁
杨 雷

<http://www.bbtbook.com>

总 序

说起“文明”，似乎下意识地总想到“发明”两个字。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许多国人的心中，也似乎总是淹没在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的辉煌之中。然而，文明这两个字，却负载着异常沉重的历史，充满着难以索解的悖论，在“文明”这两个字的背后，甚至还透着血腥。在 9·11 事件前后，当今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

对这个带有“人类存在根本性问题”的困惑，促使我开始对“文明”问题有所思考，促使我把目光投向域外，投向西方的文明，投向所谓文明的西方，想要弄清楚到底何为“文明”，西方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文明进程？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曾写过皇皇四大卷的《法国文明史》，他对“文明”这个词有着明确而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按照基佐的这一定义，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和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

社会与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考察这样一个进程,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程哪怕“稍作正确的叙述”,拿基佐的话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意味着要对世界“不同民族发生过的事件,对他们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最后还要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如此看来,任何人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注定都是片面的,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也注定是肤浅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某个侧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管窥一二。正是出于这一天真而善意的愿望,我们有目的地聚焦于西方世界的某些历史阶段和西方社会的某些侧面,选择了西方历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别具一格的探索成果,以“西方文明进程”丛书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观察历史真实的“碎片”,也为广大读者思考文明问题展现独特的视角。

收入本丛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撰写的“文明史”。它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目光独特;不求论述系统,但求思考深刻。而进入我们选择视野的,则是人们在思考文明问题时往往忽视的一些侧面。从收入本译丛的六部书的书名看,除了《书籍的历史》与《西方媒介史》这两部书,其余四部读者似乎很难将它们与西方文明进程联系起来。然而,透过《魔鬼的历史》,作者为我们解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历史上魔鬼与恶的化身,通过对魔鬼的概念的追索和魔鬼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知识活动的深层要素。而《镜子的历史》,则是人类和自己的形象的历史,镜子所折射出的是文明的多重含义。顺着《流浪的历史》的踪迹,我们看到的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中一个独特群体的命运,是仁慈与暴力的较量;在《洗浴的历史》中,作者则以大量史料

和文学作品中提取的生动的例子,描述了西方人“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进程”,洗浴的历史于是透现出一部“社会文明发展史”。

从这一个个生动而独特的社会侧面,从历史学家们所搜集的历史的真实碎片中,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像本雅明一样,读出自己的一点感悟,窥见文明的几分真相,那残酷而并不令人绝望的真相。

许 钧

2004年12月24日于南京

序

让·德吕谟

通读此书,读者很快便会发现,这是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在书中穿插了科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历史与思考,收放自如,笔法精妙,不时让人感觉目眩神迷。她的文笔令人称羨,更具体地说,她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警句给读者以启发。

为镜子书写历史,这个主意本身就很不了不起,为什么没人早点想到呢?镜子一度相当珍稀,如今成了寻常之物,它的兴衰跨越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为了帮助我们追溯这段漫长的历程,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在作品的第一部分回顾了原始的制镜技术、金属的使用、玻璃镜子的缓慢诞生、镀锡工艺遇到的难题,还有从吹制玻璃到铸造玻璃的过渡。镜子的制造起初由穆拉诺(Murano)地区所垄断,而今天,最大的生产者圣格班(Saint-Gobain)公司。

16世纪时,人们同时使用铁质镜子和玻璃镜子。17世纪,玻璃镜子开始盛行,特别是凡尔赛宫中那306块交相辉映的方形玻

璃镜,可以映照出一个人无数的分身幻影。到17世纪末,三分之二的巴黎家庭均拥有一面镜子。18世纪,镜子开始占领家居装饰,大有取代挂毯之势。一种固定于地面、可绕底座旋转并可调节倾斜度的大型镜子——活动穿衣镜——大受欢迎。19世纪见证了带镜衣橱的成功。今天,镜子更是随处可见,人们几乎对它熟视无睹。

萨比娜首先依据确凿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时期的有关镜子的技术资料,而在余下的部分中,她变换了笔调,但始终没有离开历史领域。她思索着人与镜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思索着各个时代中,从镜子衍生的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男人与女人、自我与影子、自画像与忏悔之间错综复杂的哲学、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多重关联。线索如此之多,作者却游刃有余,引导我们穿越许多诱人的风景而不致误入歧途。

我想,这些丰富的主题可用两大类型加以概括:正面与负面。镜子的本质便是双重性。对懂得照镜子的人,它会呈现出圣洁无瑕的形象。画家都偏爱表现手持镜子的圣母与幼年的耶稣。中世纪时,人们还将上帝称为完美之镜,因为“他是唯一自身发光的明镜”。此外,柏拉图曾称灵魂是神圣的影像。而圣奥古斯丁论述得更细致,说法更具悲剧色彩。他认为,以《圣经》为镜,人看清了自己,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和人自身的卑贱。丢勒则走得更远,将自己画成受难的基督。在他看来,人是上帝的自画像,上帝的面容决定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古时代,博韦的樊尚(Vincent de Beauvais)编纂了《宝鉴》(*Speculum*),目标便是写成知识的百科全书。最后还有中世纪文学中不少的“宝鉴”式作品,尤其是所谓“王子的宝鉴”,形成了一种道德说教体裁,指导读者找到书中描绘的理想的行为典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镜子的诱惑,那喀索

斯正是被自己的倒影所迷惑。镜子可以是陷阱,也可以调教指导——这一点在十七八世纪最为明显——一门仪表的艺术,它变成了“殷勤的侍从、恋人的情敌和美貌贵妇的顾问”。于是它成为“映像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因为“我”的存在,需要影子的回应,那么,镜子不是学样的猴子又是什么?道学家于是群起而攻之。依他们所言,它招惹邪乱的目光,鼓动奢华之欲,隐藏和显现恶魔和死亡的面目。他们把虚荣、骷髅和镜子联系在一起。除了会带来危险,镜子还会骗人:“肖似之中暗藏着背离。”镜中的右手实际上是照镜者的左手。此外,镜子还能凭借某些技术产生一些愚弄人的效果,如变形、引发谵妄,甚至使人完全变样。

对于女人来说,镜子的作用尤为模棱两可,的确,“当女人认识到自己的形象时她才初次感受人生”。而镜子永远是“女性的特权和弱点”。不过,塞万提斯(Cervantes)忠告我们:“女人是一面闪闪发光晶莹剔透的水晶镜子,哪怕一丝气息也会使它模糊失色。”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也指出:“一个美丽非凡的女人照镜子时,也许会以为自己不过如此,而一个丑陋的女人却明白自己绝不止如此而已。”

这些从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的作品中节录的词句可让我们管窥全篇的精彩。整部书都值得引述和阅读,因为它会让我们目睹一段悠久的历史,并展现一位真正能驾驭宏大题材的作家。

绪 论

多少世纪以来,镜子始终是小巧而昂贵、稀有而珍奇的物品,直至圣格班(Saint-Gobain)制镜厂启用新的生产方法,情况才有所改变,镜子的产量翻倍,使更多的顾客得到满足。17世纪末,圣西蒙(Saint Simon)曾不无讽刺地记录下菲耶斯克伯爵夫人为购置一面镜子所花费的高昂价格。她说道:“我有一块低劣的田地,只能收些小麦,所以我把它卖了,换来这块漂亮的镜子。我真了不起,不是吗?麦子哪能比得上这漂亮的镜子?”塔尔芒·德·雷奥(Tallement des Réaux)^①也记叙了 d'Orgeval 先生的俏皮话:我们家的大镜子打碎了,那可是用 500 埃居^②买回的,为它欠下了一屁股债呢!

镜子的大小和碟子差不多,令人垂涎三尺,一直是贵族阶级奢华的象征,是他们用以修饰仪表的手段。镜子是自然与文化的交汇点,使人的眼睛训练有素,协助培养礼仪。觊觎镜子的目光中透露的不仅是对衣着打扮的崇尚,对外表及社会等级标志的注

^① (1619—1692),著有《逸闻趣事》,以幽默和纪实的笔调讲述 17 世纪法国的风俗故事。

^② 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

重,还有对身体的全新认识,人们看到前所未有的形象,如背影和侧面,更唤起了羞耻感以及自我意识。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皇族贵妇在家中被逮捕时,想到的就是随身带两样东西入狱。“我不做考虑便拿了一面用纸板镶框的小镜子和一双新皮鞋。”当她获释时,个人的形象便是她所拥有的唯一财产,这种极端的爱美之心也体现对自我的控制权。

根据遗产清单和肖像学方面的资料,我们得以确定晶莹剔透的“水晶”玻璃镜问世的时间,并考察出它普及的过程。镜子与我们当今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的普及速度却相当缓慢,因为其中不单遇到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阻碍,还有人们心理上和道德上的抗拒和抵制。现代人习惯于时时在镜子、照片和摄像镜头中看到自己的影像,因此难以想像,当初从头到脚看清自己给人的情感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冲击;也无法了解,壁炉上安嵌镜子这一革新会造成空间感的混乱。没有镜子的帮助,完全依靠他人的目光来了解自己的容貌和身体,这样怎么生活?我们能想像出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的人有多么惊讶吗?有了镜子,虚与实、内与外之间的平衡通通被颠覆,这一切给人的感受会是如何?

我们很清楚,历史性的探索很难捉摸往日的情绪、知觉、感受和情感的细微差别等,即一切有关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①称之为“感官天平”的东西。它们留下的痕迹转瞬即逝,常在不经意之中显现出来,要把握和阐释它们,必须将其置于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感觉和表现系统之中,进行宏观的分析。首当其冲的困难:所有的客观数据——包括皇家账本、遗产清单、公民契约、信函、回忆录——主要记载的是王宫和城市生活的资料而极少涉

^① 法国当代史学家,著有《感觉世界的史学家》。

及农村生活。其次,词的多义性:“镜子”的语义场涵括众多问题,从神话到自我的写作,从象征到真实,而且常会出现多种语言的混杂。镜子起先与神秘主义语汇相关,因此会引出道德上的讨论——并且经久不衰——它确立了自省的责任,并引申出本质与外表之间的辩证关系;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在自传性的见证录中,镜子才作为个人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偶尔出现。

另一个困难在于,历史考证需要借用文学作品——粗浅的描写引起某些认识上的干扰,这得归因于作家的直觉。所以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各类小说对镜子的记叙,其中还涉及医学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十分清楚,这一类资料主要受到某位作者的个人感受或某一时期的修辞风格的影响,而一个词语作为符号产生的变化与其现实中的使用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面对如此繁多的文字材料,我们不得不只选取最具代表意义的部分。最后,镜子与绘画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形象的价值、肖似性、模仿等,均紧密缠绕在关注自我的目光这一主题周围,危及它的存在。因此,肖像学的参照对一切有关镜子的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早在一个世纪前,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已经提出镜像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例如瓦隆(Wallon)、施勒德(Schilder)和莱尔米特(Lhermitte)。他们承认主体的形成是渐进的,意味着需要一种与外部世界和他人分化的意识。当主体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并协调自己对外部的感知与内心的感受时,他便能从对身体的意识上升到对自我的意识。所谓“形体构成”,即每个人在空间中以其身体所表现的自我,且这一自我通过认识镜中的映像得以发展完全。后来,精神分析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但倾向于使用一种新的概念,身体形象的“力比多结构”(Structure Libidinale)。根据这一说法,将散乱的感觉材料组合成形的是人的欲望。在拉

康(Lacan)^① 1949年所写的那篇著名论文《“我”的功能形成——镜子阶段》(*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ion de la Fonction du je*)里,这一概念发生了变化,统一于象征性活动的发展过程之中:小孩站在镜子前,以往只能见到自己身体的局部,此时看到了整体,他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影子,同时懂得了影像与原型之间的差别。面对自己的影像,他获得了一种新的投射能力。自映形象是精神空间的拓展,它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整体,而是一个不断形成的整体,需要付出努力来维持,绝不会一成不变。因此,镜子不仅能辅助鉴别身份和自我再现,而且能征显出严重的精神问题。

镜子是“象征的母体”,始终伴随着个人对身份的探求。若想了解第一次直面镜子的经验有多神奇、有多玄妙,就不得不提及神话或民间传说中形象的故事:那喀索斯是首位遇见自己的影子因而心绪不宁的人物。一篇18世纪的朝鲜童话向我们展现了新奇的情节:故事中有个姓朴(Pak)的卖锅小贩,他的妻子唯一的梦想便是拥有一面铜镜。当她终于得到渴望已久的镜子时,却惊诧地发现镜盒里有一张陌生的脸。丈夫回来时似乎是一个人,可是她看到有一个女人站在他身旁。那个婆娘是谁?妻子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不知丈夫身边的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故事顺势发展下去:小贩夺过镜子,看见里面有个男人,以为是妻子的情人。于是两人争吵,叫嚷,咒骂。他们去找长官裁决,又引起一场混乱。这下轮到长官发狂了,他从那神秘的镜子里瞧见了一名穿着袍服的官员,会不会是新任命的官刚刚抵达?那么自己是被罢免了吧……

故事也许有些牵强,不过还是颇有意义。无独有偶,法国18

^① (1901—1981),法国医生、精神分析家。

世纪也有一篇肖似的哲学寓言,照镜子并认出自己,这一过程中主体需要运用智力才能将自我客观化,分辨内与外。他能够认出另一方与自己肖似,而且明白:我是对方的另一方,人与自我的关系及对自我的认识无法自然建立,必须在相互注视与被他人注视的过程中获得。人在镜子面前的行为具有独特性——这是主体性的标志——这一点是通过一些动物实验揭示出来的。人们着重研究了各类动物面对镜子时的反应,唯独大猩猩能够认出自己的影子,但这种认识似乎无法促使任何结构化心理精神系统的形成。

看待镜中人的态度有很多种:恐惧、羞耻、喜悦、自满或藐视。我们会在镜中寻找肖似或不同、亲切感或陌生感。照着镜子可以乔装打扮,也可以变回原形。18世纪的人已经习惯了穿衣间,习惯于照镜子,而12世纪的人认为影子与魔鬼脱不开干系,他们照镜子的方式便不一样。进一步剖析后者,可知对自我的再现取决于人的思想,它既包含了存在又包含了表象,随着精神与肉体之间关系的演变而发展,在个体借助同上帝、他人及自己之间的关系以确立自我的过程中发展。若肉体被排斥于主体的定义之外,镜子仅仅反映一个表面,受到操纵和愚弄。但只有这个外表的持久不变才能让人确信他依然存在,和昨日一样。例如蒂奥菲尔·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①所著的 *Jeunes-France* 中,主人公鲁道夫早晨照镜子,查看自己“并未在睡梦中长出角来”。这并非无聊之举:镜子证实了主体的完好,没有残损或缺失。

拉康提出了镜子时期,即个体在此时期内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观看,发掘“内”、“外”的自我。这一阶段几百年来在历史上不断

^① (1811—1872),法国作家。

变化。主体与身份的概念最初是在宗教和社会领域内形成的,在这两个领域中最早出现镜子和自反的双重性——自画像和自传。在这样的背景中,照镜子的人竭力探索人与造物主之间的肖似之处以及他与影子的紧密联系。人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不及其普遍性重要。但人也有可能放弃安定感,偏离公认的典范,表现出异乎寻常而令人不安的自我,从而发现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人,自我意识会因而产生混乱,乃至丧失;镜子突显出所有自画像模糊、交错变形的构图特点。

因为这便是影子模糊而丰富的特性,既与实物一致又与之相异。分析时我们不得不将镜子的两个面对立起来,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面是复杂的统一体:人永远同时是他自己又是另一个人,肖似却又不同,尽管面貌成千上万。此类主题无尽循环,镜子的问题,作为认识自我的工具,任时世变迁而仍然不断流传。虽然镜子如今已成为最为常见的用品,但魔力犹存,可欺骗亦可创造。“你在那破裂的镜子里寻找着什么秘密?”G.佩莱克(Perec)^① 笔下的主人公自问道,目光暗淡,倚在镜旁。

^① (1936—1982),法国作家。